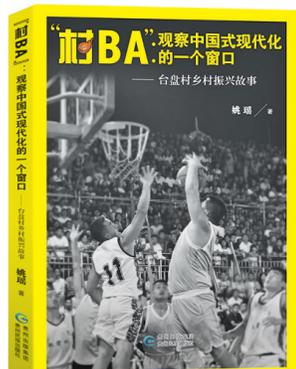


27 黔地 文艺评论

“村BA”的诗意书写

徐剑



图书《“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

“村BA”是个新词，我第一次听说，是出自贵州青年作家姚瑶之口。他说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有个乡村篮球赛，传播之广，远及世界。我将信将疑。他问我能否写成一本书。我的回答是，此为乡村的“新事物”，不妨追踪了解，掌握素材。岂料一年之后，这部充满诗意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认识姚瑶很偶然。2019年冬天，姚瑶作为新晋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来北京培训。在此期间，我们有个雅集，酒是他从贵州带来的人民小酒。为姚瑶的有心，我对他及贵州有着别样的感情，开始关注他的创作。

对于贵州，我一点也不陌生。我的老家在云南昆明，云贵高原共享同一片天空。过去几十年，我每年从北京回昆明休假，探望父母，从陆上行，必经贵州之境。

贵州的地理气候，常被人形容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其实，那是过去的贵州。毋庸讳言，贵州的地理地貌，本不具有多少区位优势。乌蒙磅礴，乌江险峻，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是典型

的喀斯特地貌，地质复杂，溶洞遍布。蜀道难，而黔道更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贵州的精准扶贫，县县通高速，旅游业并喷……异军突起，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2020年，贵州省剩余的9个未摘帽的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贵州66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万人搬出大山，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

谁也想不到，曾经“地无三里平”的贵州由“不平”变“平”，实现了从“千沟万壑”到“高速平原”的精彩蝶变；曾经“人无三分粮”的百姓，正信心满满地走在小康大道上。在新时代贵州赶超跨越的“黄金十年”，这里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彻底撕掉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精彩篇章。

藏在深山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场篮球赛让大山深处的台盘苗寨彻底火了，也促使这个小小苗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纯粹的“村BA”让我们看见了体育最本真最美的样子，让我们看见乡村振兴美好的样子，从那一一张张洋溢着快乐的笑容中，我们看见了更美好的未来。

谁也想不到，一百多年前由美国人发明的篮球，会让大洋彼岸一个僻静的苗寨火爆“出圈”。2022年的夏天，这个只有272户人家，人口不到1200人的苗寨村寨迎来了浩浩荡荡的198支篮球队，如此盛况，在一夜之间通过网络为天下人所知。到目前为止，关于“村BA”的信息的网络浏览传播量超过450亿人次，“村BA”被中央广播电视台誉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

谁也想不到，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的台盘村曾经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而现在，它已经大步走在乡村振兴路上。

谁也想不到，2023年6月7日，由农业农村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决定组织开展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总决赛在“村BA”发源地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举行。台盘村的“村BA”由此蝶变为中国“村BA”。

台盘苗寨，因为篮球，为更多的人所熟知，承载着中国“村BA”响亮的名号，厚植经久不衰的乡土魅力。走进台盘村，一幅乡村振兴的精美画卷徐徐打

开。这个小山村发生的一切，已经震撼了我。

读完青年作家姚瑶的这部纪实文学，我仿佛一下子就身处祖国西南地区大山深处的苗族村寨台盘。这一刻，我和这个村寨的少数民族同胞一样热血沸腾。他们热爱篮球、热爱生活，为了梦想不断拼搏。我为他们身上彰显出的永不言败、永不放弃、勇于拼搏的篮球精神而感动。

当姚瑶把这部纪实作品摆在我面前，请我指正并嘱我写序时，我欣然答应。他选择以纪实的方式去展示这一题材，找到合适的观察角度，以最直接的视角触及“村BA”的来龙去脉，抒写一个小村庄历经脱贫攻坚后走在乡村振兴路上的新变化、新景象。从这部作品的体裁来看，姚瑶能够在纪实文学创作的领域积极探索，实属难得。我对此感到欣慰。

姚瑶长期生活在黔东南民族地区，那一方神秘的土地给了他丰富的文学滋养，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独特的素材。这些年来，他在《民族文学》《诗刊》《山花》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也得到一些荣誉。迄今为止，他的《疼痛》《芦笙吹响的地方》《烛照苗乡》《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等多部作品已出版发行。

读姚瑶这部新作，事实上是他以在场者的身份带着我走进了“村BA”。“现象级”的“村BA”火爆“出圈”，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据说，姚瑶从2022年夏天台盘村的“村BA”火爆后就想法，当年10月动笔创作这部作品，多次深入采访，反复思考，生动记录在文化资源和“流量密码”加持下台盘村“村BA”的故事。

正如他在文中所言：“我在这个苗寨看到了百姓的喜悦、村庄的命运、国家的兴旺，看到了基层的有序治理，看到了少数民族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信心百倍地走在蓬勃的乡村振兴之路上。”时至今日，名不见经传的台盘村为探索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观察样本，其经验和路径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作为一名作家有责任把这一事件记录下来，基于这一点，姚瑶已经在努力。我们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呈现更多的精彩。

在台盘华丽转身之后，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个苗寨振兴的文化密码吧。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百鸟朝凤》的民俗叙事与隐喻探究

杨婧怡 刘碧英

《百鸟朝凤》是贵州作家肖江虹的中篇小说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叙事中，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个不断被探讨的主题，肖江虹以其独特的贵州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乡土文化与现代性冲突的窗口。

民俗叙事更加真实

相对保守的农村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当代镜像，是传统民俗仪式得以保留的良好场域。肖江虹的作品正是在民俗和乡土融合的背景下，在《百鸟朝凤》中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深入挖掘和描绘了农村地区传统民俗仪式的丰富内涵。

在民俗领域中，文学中可呈现的有众多方面，例如：饮食、仪式、音乐、婚嫁和丧葬等等，这些民俗仪式在越不受现代文化和外来潮流影响的农村越是纯粹。现当代小说在对民俗仪式进行视觉呈现时，会无意将其放置在乡土的场域之下，如《边城》《高粱》《白鹿原》《秦腔》以及本文重点谈及的《百鸟朝凤》。乡村往往承载着将传统、文化、民间、精神和抽象的符号具象化的任务，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民俗呈现方式就是将其置于自然的农村乡土环境中。现如今，城市化的进程让越来越多新一代作家远离乡土，他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创作背景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钢筋水泥建起的城市中进行书写已经成为常态。肖江虹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思考乡村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定位，这种叙事方式可能使得肖江虹的作品显得更加内敛和克制，更倾向于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来探讨乡村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乡村在这一过程中的适应和变迁。

在乡土的叙事背景下，《百鸟朝凤》中比较明显的叙事特质为：男性为主体以及父系社会的叙事逻辑在无意中呈现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特质在中心人物游天鸣身上得以深刻体现。具体而言，这种特质表现为他作为男性角色在传承唢呐技艺方面的责任和唢呐学习上的优异表现。从游天鸣学习唢呐这一点来看，他是在父亲的命令和推动下才开始的。小说深入探讨了焦三爷与游天鸣之间的师徒关系，其中焦三爷对游天鸣的教导，不仅限于音乐技巧的传授，更深入到传统美德与人生哲学的培养。在叙事中，焦三爷对游天鸣寄予厚望，期望他能继承并弘扬唢呐技艺。游天鸣的每一个决定都紧密关联着焦三爷的期望与教诲，这自然也包括了唢呐传承的坚守。从游天鸣接受和传承唢呐使命的坚定态度来看，他既是守护师父毕生的愿望，也是在实现父辈的期望。唯有符合唢呐班条件的徒弟才可以学习《百鸟朝凤》，一旦掌握了其演奏技术便代表完成交接，获得唢呐班班主的权力。

唢呐曲《百鸟朝凤》在小说中的内涵从表层上看是以其载体唢呐为核心的讲述，往更深处分析也可以揭示出其在歌颂焦三爷以及同他一样坚守传统技艺的工匠们。进一步而言，《百鸟朝凤》也是唢呐这一技艺得以在无双镇立足的道德评价的权威象征以及唢呐艺人之间的权力象征以及权力交接的权威。《百鸟朝凤》在小说中的叙事构建，不仅展现了唢呐的美学价值，更深刻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肖江虹的文学创作并不是简单地对这些即将消失的文化传统进行怀旧和哀叹，他在展现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并深刻反映出传统技艺及其主人在社会变迁下的境遇。《百鸟朝凤》这一唢呐曲和其载体“唢呐”在小说中呈现了多层面中的文化内涵，既是道德评价和权力象征，也是对逝者的一种慰藉。《百鸟朝凤》也是唢呐曲中较

隐喻指向乡土社会的秩序

整部小说以唢呐曲目《百鸟朝凤》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吹奏此曲不仅是对逝者生平的一种至高的道德评价，也象征了唢呐艺人之间权力与责任的交接等等。小说中乐曲本身蕴含着隐喻的意指和权力关系的隐喻都在叙事的推进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唢呐班子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仪式，尤其是在葬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了。唢呐音乐是对逝者的哀悼，也是对生者的一种慰藉。《百鸟朝凤》也是唢呐曲中较

黔剧《无字丰碑》的叙事与审美

成荣菁

大型红色革命题材黔剧《无字丰碑》，用贵州地方方言跨越时空追忆、传达、赞颂贵州革命先烈，以崭新的艺术表达倾力彰显人性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以生动的笔触诠释红色革命的精神力量与文化内涵，剧本叙事充实饱满、结构紧凑完整、细节刻画精准到位，“虚实结合”与“戏中戏”的导演手法营造多维的多空间叙事，展现出黔剧艺术的发展空间。

黔剧《无字丰碑》以中共贵州省地下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背景，以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为原型，用心、用情讲好革命故事致敬革命先烈。叙事与情感齐头并进，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主线明晰、剧情饱满。饱含诗性的唱词，微视角的心理挖掘精准定位剧中所处时代背景的人物和角色特点，人物形象鲜明立体，特别是对人物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刻画得栩栩如生。

以生动的人物角色塑造为重点进行故事的叙述，主人公林青由黔剧院年轻的演员周朝饰演，此角色文武并重，涵盖了文琴、黔剧的表演程式、唱、念、做、打全方位的技艺，大段唱腔唱段对话非常考验一个演员的专业功底和艺术造诣。从舞台表现来看，周朝对角色人物的理解和领悟是比较深入的，在该剧中的角色塑造个性鲜明、细腻而丰满，林青是一个可以用生命捍卫母亲尊严的孝子，亦是文琴“伶人”，富有艺术家的气质，更具备中共地下党领导者德才兼备、忠诚担当的素质。在面临忠孝难以两全的时刻，编剧把主人公纠结而复杂甚至痛苦、难舍的心理活动和人物内心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演员通过生动的细节，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整部剧有情感有温度。

在戏剧创作中，反派人物的塑造其实比正面人物更难，反派人物的言行都是为了衬托正面人物的形象，使戏剧矛盾更具有张力，剧中对曾是中共地下党党员，被捕后叛变的“两头草”陈杨庐的塑造辨识度很高。陈杨庐是剧中最典型的反派角色，阴险、凶狠、狡诈，内心脆弱、心胸狭窄、充满仇恨，为了保全被软禁的家人，在痛苦和纠结中出卖内心和灵魂，编剧根据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设计了许多内心的独白，把陈杨庐的自私懦



《无字丰碑》剧照。

弱、虚伪与恐惧刻画得深入而真实。

此外，编剧对其他人物形象的描写也同样极富个性，突破了小角色标签化、符号化的通病，对深爱儿子的林母、直率坦荡的范大胆、泼辣聪敏、无畏的一枝花、胆小怕事的大碗茶等人物形象塑造上饱满且立体。

地方戏曲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和尝试，《无字丰碑》跨界融合的伴奏、多元的舞台表演、创新的唱腔音乐为红色题材文艺创作提供了当代艺术审美的新表达。

戏曲音乐的创新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困扰新戏艺术发展高度的瓶颈，当戏曲音乐与剧情、唱词珠联璧合时，往往就能成就经典之作。《无字丰碑》融合了全新伴奏模式，整体音乐的伴奏在黔剧音乐伴奏的基础上融合了交响乐伴奏，交响乐恢弘的气势、高亢悠扬的旋律，跨界融合的音乐伴奏与跌宕起伏的剧情相得益彰，当观众耳目一新的时刻，黔剧唱腔响起，传统黔剧音乐的唱腔和板式依然是“黔味”十足。

黔剧的音乐唱腔是在贵州扬琴说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使用地方方言，所以其声、腔、韵都很有地方特色，在《无字丰碑》的音乐创作中，主创团队在保持黔剧音乐基本唱腔、板式的前提下激发了新音乐创作灵感，黔剧的板式结构为四句式板式变化体，在该剧的创作中，为了使剧情发展更符合现代审美，作曲融合了京剧等其他剧种的板式结构，延长了黔剧的唱段布局，使得音乐更加丰

满，恰如其分的唱段结构使唱词语言表达更加精准完整，更能展现演员情绪。在剧情的推进与发展中，过场音乐使用了板鼓、大锣、小锣、铙钹等武场乐器组合演奏，现场气氛热烈，鼓点激昂响亮，强烈的感染力牵动着观众情绪随剧情波澜起伏，沉浸式体验黔剧的艺术魅力。

“无技不成戏”，该剧在武与舞上都作了大胆的创新，特别是武戏的展现博得了年轻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范大胆部下与陈杨庐部下在茶馆发生争执后的打斗，国民党特务搜捕中共地下党的过场戏中艺术设计，演员们腾空翻跃的炫技尽显黔剧创新的表演身段、身法，主创团队调动辅排有度，演员们的完成度也很高，在烘托舞台气氛，营造剧情紧张激烈、气势恢宏的同时展现出黔剧演员高超的表演技艺和功底，同时也为剧情的发展增添了不少温度和烈度。

戏曲与舞蹈的融合，不仅能推进戏曲叙事，展现戏曲内涵与魅力，同时也承载着戏曲美学的提升。该剧的舞台表演寻求传统美学在现代黔剧中的合理表达，启幕，戏中戏，一段京剧传统的程式动作水袖舞简洁而写意，让观众浮想联翩，随着剧情的发展，水袖舞者多次出现，用舞蹈的方式表达诉说林青复杂的思想情绪；根据剧情需要将戏曲程式化的表演完美融入现代舞蹈元素的表达，不仅融入了国际探戈元素，还融入花灯舞等，诸如此类舞蹈设计提高了剧情的节奏感，更时尚、更好看，也更符合

当代观众的审美心理。

舞美是剧情视角语言的呈现，《无字丰碑》主创团队成功地把传统审美、传统元素与现代科技舞美、灯光等设计结合起来，形成了虚实相生的舞台设计风格。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陈涛导演坚持戏曲以虚实、虚实结合、营造意象的美学特质，在对剧本进行舞台转化时，非常注重使用戏曲传统程式，注重写意，在舞台设计上根据时代背景对环境、人物特征都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安排，舞台布景、服装、道具等充分发挥其辅助功效。

启幕，前景求虚、剧随人移，着一袭长衫的苍子站在一束追光中道白：“戏小天地，天地大戏。列位看官，文琴唱班再启板，我苍子吊嗓开唱。”剧中多次把黔剧的前身“文琴戏”的戏台和演出搬上舞台，突破了戏曲舞台单一空间的限制，创造出一个展现传统文化、追根溯源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在剧中紧张局势、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若虚若实的舞美风格，与导演“戏中戏”的表达高度契合。舞台布局积极探索创新性的表现形式，围绕扑朔迷离的剧情，移动式的戏台和桥构建了错落的舞台立体时空，茶馆、城墙、监狱一幕幕真实的场景也同时无声胜有声地推动剧情发展，在达到叙事的目的的同时延伸了舞台美学意蕴。该剧舞美很大程度地与现代科技表现方式相结合，多媒体、投影映射、LED屏、冰屏的运用，特别是运用冰屏展现剧中的摩尔斯密码，模拟无线电信号在空中的传输等，创造出令人难忘的视觉和艺术体验，舞台艺术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张力。

《无字丰碑》对于黔剧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探索、提升和拓展，陈杨庐扮演者、省黔剧院院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朱宏说：“只要勇于创新，地方剧种同样可以与时代接轨，同样可以大有作为。”该剧无论从思想价值、精神内涵还是艺术表现的创新都让人惊喜，这种多元文化艺术兼备，“唱、念、做、打”并重的表演正是现代审美背景下戏曲的发展方向，地方戏曲的创新与发展，每一步跨越都殊为不易，我们期待该剧在思想、艺术、制作上的再度提升。



该小说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百鸟朝凤》剧照。